

42
35
42

佐文用事 憲宗平蜀 劉闢

定宗中興季鑄

魏博歸朝

憲宗討成德

富宗平滄
吳之濟
德宗討吳六
誠府

河朔再叛

李師道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四

任文鼎事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 初翰林待詔王任善書山陰王叔

文善甚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任杭州人也叔文謫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閒當爲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及宮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目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任相依附叔文因爲太子言某可

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常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友而凌準程昇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淳吳人嘗爲左司郎中溫渭之子時爲左拾遺景儉瑀之孫進士及第曄混之族子諫嘗爲侍御史宗元禹錫時爲監察御史左補闕張正一上書得召見正一與吏部員外郎王仲舒主客員外郎劉伯芻等相親善叔文之黨疑正一言已陰事今常執誼反譖正一等於上云其朋黨遊宴無度九月甲寅王一等皆坐遠貶人莫知其由伯芻廼之子也 十二月庚申以太常卿高郢爲中

書侍郎吏部侍郎鄭珣瑜爲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珣瑜餘慶之從父兄弟也

二十年秋九月太子始得風疾不能言

順宗永貞元年春正月辛未朔諸王親戚入賀德宗太子獨以疾不能來德宗涕泣悲歎由是得疾日益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德宗崩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次公河東人也太子知人情憂疑紫衣麻鞋力疾出九僊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粗安甲子宣遺詔

於宣政殿太子纓服見百官丙申卽皇帝位於太極殿衛士尚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曰眞太子也乃喜而泣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漸王伾先入稱詔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杜佑攝冢宰二月癸卯上始朝百官於紫宸門辛亥以吏部郎中韋執誼爲尚書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欲專國政首引執誼爲相已用事於中與相唱和壬戌以殿中丞王伾爲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爲起居舍人翰林學士伾寢聽吳語上所製御面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

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儻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與往還者相次拔擢至曰除數人其黨或言曰某可爲某官不過一二日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馬如市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伾尤闖茸專以納賄爲事作大

置貯金帛夫婦寢其上

三月辛未以王伾爲翰林學

士以王叔文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權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爲副以專之叔文雖判兩使不以簿書爲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爲以御史中丞武元衡爲左庶子德宗之末叔文之黨多爲御史元衡薄其爲人待之莽鹵元衡爲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爲判官不許叔文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從由是左遷元衡平一之孫也侍御史竇群奏屯田員外郎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

朝又嘗謁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群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群素有彊直名止之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群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啓上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絪不復請書紙爲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頷之癸巳立淳爲太子更名純程神符五世孫也賈餗以王叔文黨用事心

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丁酉諸宰執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慙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筓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冊太子百官睹太子儀表退皆相賀至有感泣者中外大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群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戊申以給事中陸淳爲太子侍讀仍更名質韋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爲寡人講經義耳何爲預它事質惶懼而出

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爲其行軍司馬王叔文自知爲內外所憎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籍

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秦專其事人情不測其所爲
益疑懼 辛卯以王叔文爲戶部侍郎依前充度支鹽鐵
轉運副使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
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此事若不得此院職
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卽爲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
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叔文始懼 六月己亥貶宣歙巡
官羊士諤爲汀州寧化尉士諤以公事至長安遇叔文用
事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
煞之執誼又以爲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
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劔南支度副使將韋臯
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劔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闢致微

誠於公若與基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與亦當有以相酬
叔文怒亦將斬之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長安未去聞貶
士諤遂逃歸執誼初爲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旣得位欲掩
其迹且迫於公議故時時爲異同輒使人謝叔文曰非敢
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詎怒不之信遂成仇怨 癸
丑韋臯上表以爲陛下哀毀成疾重勞萬機故久而未安
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官臣位兼
將相今之所陳乃其職分又上太子牋以爲聖上遠瀛高
宗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
之徒輒當重任賞罰縱情墮紀紊綱散庫之積以賂權門
樹置心腹徧於貴位潛結左右憂在蕭牆竊恐傾太宗盛

業危殿下家邦願殿下卽日奏聞斥逐群小使政出入主則四方獲安皇自恃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俄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戕害繼至意與皇同中外皆倚以爲援而邪黨震懼均光庭之魯孫也王叔文旣以范希朝韓泰主京西神策軍諸宦者尚未寤會邇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宦者始寤兵柄爲叔文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其母病甚丙辰叔文盛具酒饌與諸學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劉元琦等飲於翰林叔文曰叔文母病以身

任國事之故不得親醫藥今將求假歸侍叔文比竭心力不避危難皆爲朝廷之恩一旦去歸百謗交至誰肯見察以一言相助乎文珍隨其語輒折之叔文不能對但引滿相勸酒數行而罷丁巳叔文以母喪去位秋七月王

叔文旣有母喪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已者聞者恐懼自叔文歸第王伾失據曰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爲相且總北軍旣不獲則請以爲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是日伾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卧至夜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已丑以倉部郎中判度支案陳諫爲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至是始去

乙未制以積疹未復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勾當時內外共疾王叔文黨與專恣上亦惡之俱文珍等屢啓上請令太子監國上固厭倦萬機遂許之又以太常卿杜黃裳爲門下侍郎左金吾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郎竝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以其舊臣故引用之又以鄭珣瑜爲吏部尚書高郢爲刑部尚書竝罷政事太子見百官於東朝堂百官拜賀太子涕泣不答拜八月庚子制令太子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制敕稱誥辛丑太上皇徙居興慶宮誥改元永貞立良娣王氏爲太上皇后憲宗之母也壬寅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伾尋病死貶所明年賜叔文死乙巳憲宗卽位於宣政殿 九月己卯貶神

策行軍司馬韓泰爲撫州刺史司封郎中韓曄爲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爲邵州刺史屯田員外郎劉禹錫爲連州刺史 冬十一月壬申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執誼爲崖州司馬執誼以嘗與王叔文異同且杜黃裳壻故獨後貶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爲相常不自得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於貶 朝議謂王叔文之黨或自員外郎出爲刺史貶之太輕已卯再貶韓泰爲虔州司馬韓曄爲饒州司馬柳宗元爲永州司馬劉禹錫爲朗州司馬又貶河中少尹陳諫爲台州司馬和州刺史凌準爲連州司馬岳州刺史程异爲郴州司馬

憲宗元和四年 初王叔文之黨既貶有詔雖遇赦無得
量移十年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
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與
武元衡亦惡之三月乙酉皆以爲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
益遠永州司馬柳宗元爲柳州刺史朗州司馬劉禹錫爲
播州刺史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
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中丞裴度亦爲禹錫
言曰禹錫誠有罪然母老與其子死別良可傷上曰爲人
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則禹錫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
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爲人
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明

日禹錫改連州刺史

憲宗平蜀 劉闢

唐順宗末貞元年秋七月癸丑西川節度使南康武王韋
臯薨臯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賦斂豐貢獻以結主恩厚給
賜以撫士卒士卒婚嫁死喪皆供其資費以是得久安其
位而士卒樂爲之用服南詔摧吐蕃幕僚歲久官崇者則
爲刺史已復還幕府終不使還朝恐泄其所爲故也府庫
旣實時實其民三年復租賦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至
今畫像以爲土神家家祖之度支副使劉闢自爲留後
劉闢使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已未以袁滋爲劔南東
西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 冬十月戊戌以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袁滋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徵劉闢爲給事中十一月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袁滋畏其彊不敢進上怒貶滋爲吉州刺史十二月己酉以給事中劉闢爲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故也右諫議大夫韋丹上疏以爲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爲叛上善其言壬子以丹爲東川節度使丹津之五世孫也

憲宗元和元年劉闢旣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欲以同幕盧文若爲東川節度使推官甫田林蘊力諫闢舉兵闢怒械繫於獄引出將斬之陰飛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礮刃於其

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賢子當斬卽斬我頸豈汝砥

石邪闢顧左右曰真忠烈之士也乃黜爲唐昌尉上欲討

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爲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

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

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

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戊子命左

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爲前軍神策京西

行營兵馬使李元弁將步騎二千爲次軍與山南西道節

度使嚴礪同討劉闢時宿將名位素重者甚衆皆自謂當

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

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爲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

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卽降旌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濫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爲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致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時受詔辰時卽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甲午崇文出斜谷李元奔出駱谷同趣梓州崇文軍至興元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七筋者崇文斬之以徇劉闢陷梓州執李康二月嚴礪拔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三月高崇文引兵自閬州趣梓州劉闢將邢泚引兵遁去崇文入屯梓州闢歸李康於崇文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丙子嚴礪奏克梓州丁丑制

劉闢官爵 東川節度使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

來軍遠闢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夏四月丁酉以崇文爲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 夏五月劉

闢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高崇文六月丁酉

崇文擊敗之闢置柵於關東萬勝堆戊戌崇文遣驍將范

陽高震寓攻奪之下瞰關城凡八戰皆捷 庚子高崇

文破劉闢於德陽癸卯又破之於漢州嚴礪遣其將嚴秦

破闢衆萬餘人於綿州石碑谷 秋七月癸丑高崇文

破劉闢之衆萬人於玄武甲午詔凡西川繼援之兵悉取

崇文處分 九月壬寅高崇文又敗劉闢之衆於鹿頭

關嚴秦敗劉闢之衆於神泉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高

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懼誅欲深入自贖軍于鹿頭之西斷其糧道城中憂懼於是關綿江柵將李文悅鹿頭守將仇良輔皆以城降於崇文獲關壻蘇彊士卒降者萬計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不留行辛亥克成都劉闢盧文若帥數十騎西奔吐蕃崇文使高震寓等追之及於羊灌田闢赴江不死擒之文若先殺妻子乃繫石自沈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寶山積秋毫不犯檻劉闢送京師斬闢大將邢泚館驛巡官沈衍餘無所問軍府事無巨細命一命葦南康故事從容指擣一境皆平初葦皐以西山運糧居崔從知邛州事劉闢及從以書諫闢闢發兵攻之從固守闢敗乃得免從融之

曾孫也葦皐參佐房式葦乾度獨孤密符載補士美段文昌等素服麻屨銜土請罪崇文皆釋而禮之草表薦式等厚贐而遣之目段文昌曰君必為將相未敢奉薦載廬山人式瑄之從子文昌志玄之玄孫也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濬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劉濬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冬十日制割資簡陵榮昌瀘六州隸東川房式等未至京師皆除省寺官丙寅以高崇文為西川節度

使戊辰以嚴礪爲東川節度使庚午以將作監柳晟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晟至漢中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遣戊梓州軍士怨怒脅監軍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旣而問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曰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它人誅汝以爲功邪衆皆拜謝請諸戍所如詔書軍府由是獲安

戊子劉闢至長安并族黨誅之

憲宗平吳

李錡

唐德宗貞元十五年春二月以常州刺史李錡爲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錡國貞之子也閑廐宮苑使李齊運受其賂數十萬薦之於上故錡刻剥以事進奉上

由是悅之

十七年李錡旣執天下利權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員詣闕上封事言官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瀆事上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先鑿阬於道旁已亥善員至并鎖械內阬中生瘞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錡復欲爲自全計增廣兵衆選有材力善射者謂之挽彊胡奚雜類謂之蕃落給賜十倍它卒轉運判官盧坦屢諫不悛與幕僚李約等皆去之約勉之子也

順宗永貞元年春三月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轉

運使以浙西觀察使李錡爲鎮海節度使解其鹽鐵轉運使錡雖失利權而得節旄故反謀亦未發 冬十二月以刑部郎中杜兼爲蘇州刺史兼辭行上書稱李錡且反必奏族臣上然之留爲吏部郎中

憲宗元和二年夏蜀旣平藩鎮惕息多求入朝鎮海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遣中使至京口慰撫且勞其將士錡雖署判官王澹爲留後實無行意屢遷行期澹實敕使數勸諭之錡不悅上表稱疾請至歲暮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卽政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錡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爲然下詔徵之錡詐窮遂謀反王澹旣掌留務於軍府頗有制置錡益不平密論

兵使殺之會獲冬服錡嚴兵坐幄中澹遣敕使入謁有軍士數百譟於庭曰王澹何人擅主軍務曳下嚮食之大將趙琦出慰止又嚮食之汪刃於敕使之頸詔旨將殺之錡陽驚起救之冬十月己未詔徵錡爲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爲鎮海節度使庚申錡表言軍變殺留後大將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爲所部五州鎮將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丘自昌處杭州高肅處睦州各有兵數千伺察刺史動靜至是錡各使殺其刺史遣牙將庾伯良將兵三千治石頭城常州刺史顏防用客李雲計矯制稱招討副使斬李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進討湖州刺史辛祕潛募鄉閭子弟數百夜襲趙惟忠營斬之蘇州刺

史李素爲姚志安所敗生致於錡具桎梏釘於船舷未及京口會錡敗免乙丑制削李錡官爵及屬籍以淮南節度使王鐔統諸道兵爲招討處置使徵宣武義寧武昌兵并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江西兵出信州浙東兵出杭州以討之李錡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行立錡之甥也故悉知錡之密謀三將營於城外將發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四集常湖二將繼死其勢已蹙今乃欲使五軍遠取宣城吾輩何爲隨之族滅豈若棄逆效順轉禍爲福乎衆悅許諾即夜衆趨城行立舉火鼓譟應之於內引兵趨牙門錡聞子良等舉兵

怒聞行立應之撫膺曰吾何美矣跌足匿樓下親將李鈞引挽彊三百趨山亭欲戰行立伏兵邀斬之錡舉家皆哭左右執錡裹之以幕縋於城下械送京師挽彊者落爭自殺尸相枕藉癸酉本軍以閏乙亥群臣賀於紫宸殿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朕之愧也何賀之爲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兵部郎中蔣乂曰錡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爲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乂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乎宰相以爲然辛巳錡從父弟宋州刺史鐔等皆貶官流放十一月甲申朔錡至長安上御興安門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

教臣耳上曰卿爲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然後入朝
錡無以對乃并其子師回腰斬之有司請毀錡祖者家廟
中丞盧坦上言李錡父子受誅罪已塞矣昔漢誅霍禹不
罪霍光先朝誅房遣愛不及房玄齡康誥曰父子兄弟罪
不相及況以錡爲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毀有司籍
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坦李絳上言以爲李錡僭侈
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其財陛下問
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輦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
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卽
從其言

魏博歸朝田弘正

唐憲宗元和七年秋八月戊戌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初
季安妻洛州刺史元誼女生子懷諫爲節度副使牙內兵
馬使田興庭珣之子也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
與數規諫軍中賴之季安以爲收衆心出爲臨清鎮將欲
殺之興陽爲風痺灸灼滿身乃得免季安病風殺戮無度
軍政廢亂夫人元氏召諸將立懷諫爲副大使知軍務時
年十一遷季安於別寢月餘而薨召田興爲步射都知兵
馬使辛亥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爲鄭滑節度使欲以控
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與兵討之李絳以
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
狀上曰朕意亦以爲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

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羶能自固矣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然則鄰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邾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爲邾道所壘粉矣故臣以爲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

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其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日吉甫復於廷英盛陳用兵之利且言勸賜金帛皆已有備上顧問絳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邠州四面發兵近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爲天下笑今瘡痍未復人皆懼戰若又以敕命驅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它變况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按曰朕不用兵決矣絳曰陛下雖

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變。聖聽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旣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臣。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未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爲留後。興驚仆於地，衆不散。久之，興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灋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冬十月乙未，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棄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

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今此鎮獨無，恐更不論。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癸卯，李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柰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卽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甲辰，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

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辛酉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白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

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久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奏乞除節度副使於朝廷詔以戶部郎中河東胡澄爲之興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員請有司注擬行朝廷灋令輸賦稅田承嗣以來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恒遣遊客間說百方興終不聽李師道使人謂宣武節度使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與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也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度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師道懼不敢動田興既葬田季安送田懷諫于京師辛巳以懷諫爲右監門衛將軍

八年春正月辛卯賜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弘正
十四年秋八月己未田弘正入朝上待之尤厚 甲辰以
田弘正兼侍中魏博節度使如故弘正三表請留上不許
弘正常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
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

憲宗討成德 王承宗

唐德宗貞元二十年夏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上遣
中使以手詔授本軍大將但軍士所附者卽授之時大將
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
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
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而奉進止只今此軍取大將拔與

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盧從史其位居四
潛與監軍相結起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請且
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
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亟回揮同列
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秋八月己未詔以從史爲
節度使

憲宗元和二年冬十一月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
真劉濟潛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上召令還
上黨從史託言就食邢洛不時奉詔久之乃還

四年春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薨其子副大使承宗自
爲留後河北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爲之父沒則

代領軍務 王承宗叔父士則以承宗擅自立恐禍及宗
與幕客劉栖楚俱自歸京師詔以士則爲神策大將軍
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
不從則興師討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瑒曰李納跋扈
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
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
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
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爲非况
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卽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
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
陰相黨助雖茂昭有請亦恐非誠所以然者今國家除人
代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
以爲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於國體豈可
遽休須應興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
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矣今江淮
大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左軍中尉吐突承
璀欲希上意奪裴瑒權自請將兵討之上疑未決宗正少
卿李拭奏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近信臣宜委以禁兵
使統諸軍誰敢不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知
朕欲將承璀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昭義
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璀說
上請發本軍討承宗壬辰起復從史左金吾大將軍餘如

故 秋七月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以離其勢并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爲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爲辭况其鄰道情狀一同各慮它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是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目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群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

易於反掌故諂諛躁兢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三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關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論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亦慮它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爲憂患可勝道哉濟

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捨恒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豐勢可與師南北之役俱興財力之用不足儻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處分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壬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真定宣慰承宗受詔具恭曰三軍見追不暇俟朝旨請獻德

棣二州以明懇款

九日甲辰朝裴武復命庚戌以承

宗爲成德軍節度恒冀深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嵩之子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真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魏州季安陽爲宴勞留使者累曰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垏家明日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姦回蓋賊多變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旣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

割之端計必有陰行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使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遽竄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廷者以武爲戒苟求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垧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爲陛下必保其不然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垧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問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冬十月癸未制削奪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

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卽承璀乃制將也又統諸軍招討處置使卽承璀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臣又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耻受承璀指麾心旣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陛下念承璀勤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璀職名非重者相屬

上皆不聽戊子上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鄘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而已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侵害政事讒毀忠貞上曰此屬安敢爲讒就使爲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踴躍爲薦良拂意則毀龔黃爲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已亥吐突承璀將神策兵發長安命恒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將兵討王承宗

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計爲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幽州牙將絳人譚忠爲劉濟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今主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奪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其能不耻於天下乎旣耻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下下不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

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遣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俾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比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幽州謀欲激劉濟討王承宗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

德之境果不爲備後一日詔果召濟再議此語勿使朕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承宗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路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趙爲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以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

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臨以徇

五年春正月劉濟自將兵七萬人擊王承宗時諸軍皆未
進濟獨前奮壘拔饒陽東鹿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四軍爲
恒州北道招討會于定州會望夜軍吏以有外軍請罷張
燈張茂昭曰三鎮官軍也何謂外軍命張燈不禁行人不
閉里門三夜如平日亦無敢喧譁者丁卯河東將王榮拔
王承宗洹湟鎮吐突承璀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
敗左神策大將軍鄺定進戰死定進驍將也軍中奪氣
諸軍討王承宗者又無功白居易上言以爲河北本不當
用兵今旣出師承璀未嘗苦戰已失大將與從史兩軍入
賊境遷延進退不惟意在逗留亦是力難支敵希朝茂昭

至新市鎮竟不能過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以不能下師
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
軍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見速須罷兵若
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爲痛惜者二可爲深憂者二何則若
保有成卽不論用度多少旣的知不可卽不合虛費貨糧
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遲校一日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
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
助河北諸侯轉令疆大此臣爲陛下痛惜者一也臣又恐
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同詞請雪
承宗若章表繼來卽義無不許請而後捨體勢可知轉令
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州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

恐威權盡歸河北此爲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至於饑渴疲勞疾疫暴露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況神策烏雜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此忽思生路或有奔逃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爲陛下深憂者一也臣聞回鶻吐蕃皆有細作中國之事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討承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彊弱資費之多少豈宜使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生心承虛入寇以今日之勢力可能收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此其爲陛下深憂者二也 盧從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謀及朝廷興師從史逗遛不進陰與承宗

通謀令軍士潛懷承宗號又高芻粟之價以敗度支調朝廷求平章事誣奏諸道與賊通不可進兵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與語爲言君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垍令翊元還本軍經營復來京師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等款要垍言於上曰從史狡猾驕狠必且爲亂今聞其與承璀對營視承璀如嬰兒往來殊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初愕然熟思良久乃許之從史性貪承璀盛陳奇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從史喜益相昵狎甲申承璀與行營兵馬使李聽謀召從史入營傳伏壯士於幕下突出擒詣帳後縛之內車中馳詣京師左右驚亂

承璫斬十餘人諭以詔旨從史營中士卒聞之皆甲以出操兵趨譚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敢違者斬士卒皆歛兵還部伍會夜車疾驅未明已出境重胤承洽之子聽晟之子也 丁亥范希朝張茂昭大破承宗之衆於木刀溝 上嘉烏重胤之功欲卽授以昭義節度使李絳以爲不可請授重胤河陽以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義會吐突承璫奏已牒重胤勾當昭義留後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魏博恒幽諸鎮蟠結朝廷惟恃此以制之磁邢洛人其腹內誠國之寶也安危所繫也邇爲從史所據使朝廷旰食今幸而得之承璫復以與重胤臣聞之驚歎貫所痛心昨國家誘執從史雖爲長策已失太

惜今承璫又以文牒差人爲重鎮留後爲之求旌節無君之心孰甚於此陛下昨日得昭義人神同慶咸令再立今日忽以授本軍牙將物情頓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害更不若從史爲之何則從史雖蓄廢謀已是朝廷牧伯重胤出於列校以承璫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侯聞之無不憤怒耻與爲伍且謂承璫誘重胤使逐從史而代其位彼人麾下各有將校能無自危乎儻劉濟茂昭季安執恭韓弘師道繼有章表陳其情狀并指承璫專命之罪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若皆不報則衆怒益甚若爲之改除則朝廷之威重去矣上復使樞密使梁守謙密謀於絳曰今重胤已總軍務事不得已須應與節對曰從史爲帥不由朝廷

故啓其邪心終成逆節今以重胤與丘節授之節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異於從史乎重胤之得河陽已爲望外之福豈敢更爲旅拒况重胤所以能執從史本以仗順成功一旦自逆詔命安知同列不襲其跡而動乎重胤軍中等夷甚多必不願重胤獨爲主帥移之它鎮乃懷衆心何憂其致亂乎上悅皆如其請壬辰以重胤爲河陽節度使戊戌貶盧從史驩州司馬夏六月甲申白居易復上奏以爲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

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群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秋七月庚子王承宗遣使自陳爲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朝廷亦以師父無功丁未制洗雪承宗以爲成德軍節度使復以德棣二州與之悉罷諸道行營將士共賜布帛一十八萬端匹加劉濟中書令秋九月己亥吐突承璀自行營還辛亥復爲左衛上將軍充左軍中尉裴坦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平

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中段平仲呂元膺言承璫可斬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璫它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間二日上罷承璫中尉降爲軍器使中外相賀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垽數以疾辭位冬十一月庚申罷爲兵部尚書

十二月翰林學士司勳郎中李絳面陳吐突承璫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

使朕聞所不聞真忠臣也它日盡言皆應如是已丑以絳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六年冬十一月己丑以戶部侍郎李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七年春三月丙戌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革未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灋令所不能制者河南比五十餘州大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

作舍廬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謂之太平遽爲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眞宰相也

九年李絳屢以足疾辭位正月癸卯罷爲禮部尚書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至是召還承璀先罷絳相

十年夏六月賊殺武元衡詔中外搜捕成德進奏院有恒州卒張晏等行止無狀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鞫之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寮議其罪

事見憲宗平淮西

乙丑以裴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秋七月甲戌詔數王承宗罪惡絕其朝貢曰冀

其幡然改過東身自歸攻討之期更俟後命上雖絕王

承宗朝貢未有詔討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屯兵於其境承宗屢敗之弘正忿表請擊之上不許表十上乃聽至貝州丙午弘正軍于貝州冬十一月詔發振武兵二千

會義武軍以討王承宗十二月王承宗縱兵四掠幽

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弘靖以爲兩役並興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爲之止弘靖乃求罷

十一年春正月乙亥幽州節度使劉總奏敗成德兵拔武彊斬首千餘級癸未制削王承宗官爵命河東幽州義武橫海魏博昭義六道進討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

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邑欲太平之功速成故也上不聽

二月乙卯昭義節度使

郝士美奏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已未劉總破成德兵

斬首千餘級辛酉魏博奏敗成德兵拔其固城乙丑又

奏拔其鵝城三月幽州節度使劉總圍樂壽四

月劉總奏破成德兵於深州斬首二千五百級乙丑義武節度使渾鎬奏破成德兵於九門殺千餘人鎬城之子也

秋七月田弘正奏破成德兵於南宮殺二千餘人

諸軍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郝士美引精兵壓其境已未士美奏大破承宗之衆於栢鄉殺千餘人

降者亦知之爲三壘以環鄉十一月壬寅程執恭

奏敗成德兵於長河斬首千餘級義武節度使渾鎬與

王承宗戰屢勝遂引全師壓其境距栢州三十里而軍承

宗懼潛遣兵入鎬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內顧而棹會中使

督其戰鎬引兵進薄栢州與承宗戰大敗犇還定州丙午

詔以易州刺史陳楚爲義武節度使軍中聞之掠鎬及家

人衣至於保露陳楚馳入定州鎮遏亂者斂軍中衣以歸

鎬以兵衛送還朝楚定州人張茂昭之甥也

十二年春三月郝士美敗於栢鄉拔營而歸士卒死者千

餘人戊辰賜程執恭名權戊寅王承宗遣兵二萬入

東光斷白橋路程權不能禦以衆歸滄州六鎮討王承

宗者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一由是歷二年無功千里饋運牛驢死者什四五劉總既得武彊引兵出境纔五里留屯不進月給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勝勢回取恒冀如拾芥耳上猶豫久乃從之丙子罷河北行營各使還鎮

十三年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永宗破膽矣願得奉承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永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申官吏弘正爲之奏請上初不許弘正上表相繼上重違弘正意乃許之夏四月甲

寅朔朔遣使送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

京師庚辰詔洗雪王承宗及成德將士復其官爵

十五年冬十月王承宗薨其下祕不發喪子知感知信皆在朝諸將欲取帥於屬內諸軍參謀崔燧以承宗祖母涼國夫人命告諭諸將及親兵立承宗之弟觀察支使承元承元時年二十將士拜之承元不受泣且拜諸將固請不已承元曰天子遣中使監軍有事當與之議及監軍至亦勸之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欲使之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今左右不得謂已爲留後委事於參佐密表請朝廷除帥庚辰監軍奏承宗疾亟弟

承元權知留後并以承元表聞 成德軍始奏王承宗惠
乙酉徙田弘正爲成德節度使以王承元爲義成節度使
十一月癸卯遣諫議大夫鄭覃詣鎮州宣慰賜錢一
百萬緡以賞將士王承元既請朝命諸將及鄰道爭以故
事勸之承元皆不聽及移鎮義成將士諠譁不受命承元
與柏耆召諸將以詔旨諭之諸將號泣不從承元出家財
以散之擇其勞者擢之謂曰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
去此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命其罪大矣昔李師道
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
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爲師道則幸矣因涕泣
不自勝且拜之十將亦泣等十餘人固留承元承元斬以
徇軍中乃定丁未承元赴滑州將吏或以鎮州器用財貨
行承元悉命留之

憲宗平淮蔡

吳元濟

德宗討吳少誠時

唐德宗貞元二年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陳仙奇自爲留
後少誠素狡險爲李希烈所寵任故爲之報仇七月己酉
以虔王諒爲申光隨蔡節度大使以少誠爲留後

三年

初李希烈據淮西選騎兵尤精者爲左右門槍奉

國四將步兵尤精者爲左右克平十將淮西少馬精兵皆
乘騾謂之騾軍陳仙奇舉淮西降纔數月詔發其兵於京
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浦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
以行會仙奇爲吳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

吳瀼超等使引兵歸浦不之知瀼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上急遣中使敕陝虢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邀擊之賊衆大敗擒其驃軍兵馬使張崇獻英岸追至永寧東賊皆潰入山谷吳瀼超帥其衆趣長水都將燕子楚擊之斬瀼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命汴州刺史劉玄佐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餘人至汴州盡殺之其潰兵在道復爲村民所殺得至蔡者纔四十七人吳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聞且遣使以幣謝李泌爲其破叛卒也泌執張崇獻等六十餘人送京師詔悉腰斬於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衆 夏五月中蔡留後吳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判官鄭常大將楊董謀逐之詐爲手詔賜諸將申州刺史張伯元等事泄少誠殺常冀伯元大將朱旻曹濟斬長安

十三年冬十月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擅開刀溝入汝上遣中使諭止之不從命兵部郎中盧群往詰之少誠曰開此水大利於人群曰君令臣行雖利人臣敢專乎公承天子之令而不從何以使下吏從公之令乎少誠遽爲之罷役十四年秋九月彰武節度使吳少誠遣兵掠壽州霍山殺鎮遏使謝詳侵地二十餘里置兵鎮守

十五年春三月甲寅吳少誠遣兵襲唐州殺監軍邵國朝鎮遏使張嘉瑜掠百姓千餘人而去 秋八月丙申陳許節度使曲環薨乙未吳少誠遣兵掠臨潁陳州刺史上官

說知陳許留後遣大將王令愚將兵三千救之皆爲少誠所虜丙午以浼爲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圍許州浼欲棄城走營田副使劉昌裔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城勿與戰不過數日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蔑不克矣少誠晝夜急攻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少誠大破之城由是全昌裔兗州人也少誠又寇西華陳許大將孟元陽拒却之陳許都知兵馬使安國寧與上官浼不叶謀翻城應少誠劉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緡伏兵要巷見持緡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丙辰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 辛酉以韓弘爲宣武節度使先是少誠遣使與宣武節度使劉全諤約共攻陳許以陳州歸宣武

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於許下少誠由是失勢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安黃節度使伊慎知壽州事王宗與上官晁韓弘進擊吳少誠屢破之十一月壬子于頔奏拔吳房州 諸軍討吳少誠者旣無統帥每出兵人自規利進退不一乙未諸軍自潰於小澱水委棄器械資糧皆爲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

十六年春正月乙巳恒董易定陳許河陽四軍與吳少誠戰皆不利而退夏綏節度使韓全義本出神策軍中尉實文場受厚之薦於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二月乙酉以全義爲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十七道兵皆受全義節度

韓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爲大帥每議軍事宦官爲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五月庚戌與吳少誠將吳秀吳少陽等戰于潞南廣利原鋒鏑未交諸軍大潰秀等棄之全義退保五樓少陽滄州清池人也

秋七月吳少誠進擊韓全義於五樓

諸軍復大敗全義夜遁退保潞水縣城

九月癸丑吳少

誠進逼潞水數里置營韓全義復帥諸軍退保陳州宣武河陽兵私歸本道獨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帥所部留軍潞水全義以詐誘昭義將夏侯宣義成將時昂河楊將權文變河中將郭泃等斬之欲以威眾全義至陳

州刺史劉昌裔登城謂之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今乃來此

昌裔不敢納請令亭城外旣而昌裔齎牛酒入全義營犒

師全義驚喜心服之己未孟元陽等與少誠戰殺二千餘

人冬十月吳少誠引兵還蔡州先是韋臯聞諸軍討少

誠無功上言請以渾瑊賈耽爲元帥統諸軍若重煩元老

則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出荆楚以翦凶逆不然因其

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

誠一旦罪盈惡稔爲麾下所殺則又當以其爵位授之

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爲患無窮矣賈耽言於上曰賊意

蓋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然之會少誠致書幣於監

官軍者求昭洗監軍奏之戊子詔赦少誠及彰義將士復

其官爵

十七年春正月甲寅韓全義至長安實文場為播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為全義引咎謝無功上曰全義為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為功邪閏月甲戌歸夏州

順宗永貞元年春三月加彰義節度使吳少誠同平章事憲宗元和四年初吳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署為軍職出入少誠家如至親累遷申州刺史少誠病不知人家僮鮮子熊竟詐以少誠命召少陽攝副使知軍州事少誠有子元隱少陽殺之十一月己巳少誠薨少陽自為留後

五年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
吳少陽三月己未以少陽為淮西留後

六年春正月甲辰以彰義留後吳少陽為節度使

九年閏八月丙辰彰義節度使吳少陽薨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牧養馬騾時抄掠壽州茶山以定其軍其子攝蔡州刺史元濟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上自平蜀即欲取淮西淮南節度使李吉甫上言少陽軍中上下攜離請徙理壽州以經營之會朝廷方討王承宗未暇也及吉甫入相田弘正以魏博歸附吉甫以為汝州扞蔽東都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弘正歸順則河陽為內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辛酉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為汝州刺史充河陽

懷汝節度使徙理汝州已巳弘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爲善也 九月

庚辰以洺州刺史李光顏爲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以泗州刺史令狐通爲壽州防禦使通彰之子也丙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爲荊南節度使以荊南節度使嚴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吳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大將侯惟清皆勸少陽入朝元濟惡之殺兆因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李吉甫請討之時元濟猶匿喪元卿勸吉甫凡蔡使入奏者所在止之少陽死近四十日不爲輟朝但易環蔡諸鎮將帥益兵爲備元濟殺元卿妻及四男以珪射却淮西宿將董重質

吳少誠之壻也元濟以爲謀主 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爲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元濟不迎敕使發兵四出屠舞陽焚葉掠魯山襄城關東震駭君何不得入而還冬十月壬戌以忠武節度副使李光顏爲節度使甲子以嚴綬爲申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招討吳元濟

十年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於東畿正月巳亥制削元濟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嚴綬擊淮西兵小勝不設備淮西兵夜還襲之二月甲辰綬敗于磁丘却五十餘里

馳入唐州而守之壽州圍練使令狐通爲淮西兵所敗走保州城境上諸柵盡爲淮西所屠癸丑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代之貶通昭州司戶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使計吳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邪卽奏請自行許之公綽至安州李聽屬纊輒迎之公綽以鄂岳都知兵馬使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二牒授之選卒六千以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無不服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病死喪厚給之妻淫佚者沉之於江士卒皆喜曰山丞爲我治家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蹶殺圍人公綽命殺馬以祭之或

曰圍人自不備耳此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驚何足惜也竟殺之三月庚子李光顏奏破淮西兵於臨穎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三千助嚴綬討吳元濟甲辰李光顏又奏破淮西兵於南穎吳元濟遣使求救於恒鄆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元濟上不從是時發諸道兵討元濟而不及淮青師道使大將將三千人趣壽春聲言助官軍討元濟實欲爲元濟之援也師道素養刺客奸人數千人厚資給之其徒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募東都惡少年數百劫都市焚官闕則朝廷未暇討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自是所在盜賊竊發卒以募盜數十人攻

河陰轉運院殺傷十餘人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於是人情惟懼群臣多請罷兵上不許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行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上言以爲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條陳用兵利害以爲今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將帥以其客兵待之旣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隊伍兵將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遠勞費倍多亂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

賊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鬪識賊深淺比來未有處分猶有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之悉罷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國家百姓若勢力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 丙申李光顏奏敗淮西兵於時曲淮西兵晨墜

其壘而陳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擊之光顏自將數騎衝其陳出入數四賊皆識之矢集其身如蝟毛其子攬轡止之死顏舉刃叱去於是人爭致死淮西兵大潰殺數千人上以裴度爲知人 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它相不

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爲然卽資給遣之王承宗遣牙將尹少卿奏事爲是元濟遊說少卿至中書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毀元衡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入通化坊鑿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羶帽厚得不死憐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斷義臂而去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所過坊門呵索甚嚴朝士未曉不敢出門上或御殿久之朝班猶未齊賊遺紙於金吾及府縣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

尸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爲相大索賊黨窮其姦源戊申詔中外所在搜捕獲賊者賞錢萬緡官五品敢庇匿者舉族誅之於是京城大索公卿家有複壁重棹者皆索之成德軍進奏院有恒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衆多疑之庚戌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鞫之癸亥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寮議其罪裴度病瘡臥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甲子上召度入對乙丑以度爲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陳中師按張晏等具服殺武元衡張弘靖疑其不實屢言於上上不聽戊辰斬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亡去呂元膺捕賊獲中岳寺僧圓淨按驗其黨始知殺武元衡者乃是李師道

事見憲宗討淄青

秋八月乙丑李光顏敗於時曲

初上

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故使鎮襄陽且督諸軍討吳元濟綬無它材能到軍之日傾府庫資士卒累年之

積一朝而盡又厚賂宦官以結聲援擁入州之衆萬餘人屯境上閉壁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九月癸酉以韓弘爲淮西諸軍都統弘樂於自擅欲倚賊以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李光顏在諸將中戰最力弘欲結其歡心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教之歌舞絲竹飾以珠玉金翠直數百萬錢遣使遺之使者先致書光顏乃大饗將士使者進妓容色絕世一座盡驚光顏謂使者曰相公愍光顏羈旅賜以美妓荷德誠深然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座者皆泣卽於席上厚以綰帛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爲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

冬

十月以戶部侍郎李遜爲襄復郢均房節度使右羽林大將軍高霞寓爲唐隨鄧節度使朝議以唐與蔡接故使霞寓專事攻戰而遜調五州之賦以餉之 十一月壽州

刺史李文通奏敗淮西兵壬申韓弘請命衆軍合攻淮西從之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兵於小澗水拔其城乙亥以嚴綬爲太子少保盜焚襄州佛寺軍儲盡徙京城積草於西郊以備火丁丑李文通敗淮西兵於固始戊寅盜焚獻陵寢宮永巷 初吳少陽聞信州人吳武陵名邀以爲賓友武陵不荅及元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足下勿謂部曲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其情可知矣

十一年春三月壽州團練使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拔鋤山巳卯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奏敗淮西兵於朗山斬首千餘級焚二柵 夏四月庚子李光顏烏重胤奏敗

淮西兵於陵雲柵斬首五千級 五月壬申李光顏烏

重胤奏敗淮西兵於陵雲柵斬首二千餘級 六月甲

辰高霞寓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它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巳酉霞寓退保唐州 上責高霞寓之

敗霞寓稱李遜應接不至秋七月丁丑敗霞寓爲歸州刺史遜亦左遷恩王傳以河南尹鄭權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爲彰義節度使光蔡唐隋鄧觀察使以唐州爲理所壬午宣武軍奏破鄆城之衆二萬殺二千餘人捕虜千餘人九月乙酉李光顏烏重胤奏拔吳元濟陵雲柵丁亥光顏又奏拔石越二柵壽州奏敗殷城之衆拔六柵討淮西諸軍近九萬上怒諸將久無功冬十一月辛巳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留監其軍授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以勸死士唐寅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必罰辛卯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斬首餘千級十一月袁滋至唐州去斥候止其兵不使

犯吳元濟境元濟圍其新興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爲意朝廷知之甲寅以太子詹事李愬爲唐隨鄧節度使愬聽之兄也初置淮潁水運使楊子院米自淮陰泝淮入潁至項城入潁輸于鄆城以饋討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

十二年春正月甲申貶袁滋爲撫州刺史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迓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耻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

必以吾爲懦而懈情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
二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爲備 二月李愬謀襲蔡州

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鄜坊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
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
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衆請剗其心愬許
之旣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眞丈夫也命釋其縛士
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爲其所
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爲吳
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爲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
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爲捉生將 已
亥淮西行營奏言蔡州古葛伯城 丁士良言於李愬曰

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
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先
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 淮西破
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蟹爲獸食
之亦盡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賊亦患其耗糧食
不復禁庚申敕置行縣以處之爲擇縣令使之撫養并置
兵以衛之 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陽柵 吳

秀琳以文城柵降于李愬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
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
如雨衆不得前進誠還報賊僞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
至耳卽前至城下秀琳東兵投身馬足下愬撫其背慰勞

之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悉遷婦女於唐州入據其城於是唐鄧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衆皆感泣官軍與淮西兵夾潁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度潁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潁水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鄆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鄆城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巳丑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玠等分兵攻諸柵其曰少玠下馬鞍山拔路口柵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渣呀山擒淮西將柳子野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爲鄆城

令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鄆城歸路鄆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降求救兵至公道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鄆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驃軍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李愬山河十將馮雅田智榮下治爐城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柵癸卯馮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遊奕兵馬使王義破楚城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

襲朗山擒其將梁希果 丁丑李愬遣方城鎮遏使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爲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興橋柵常陵暴官軍庚辰祐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陽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鄉曰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它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愬

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曰有牒稱祐爲賊內應且言得賊謀者具言其事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謂衆曰諸軍旣以祐爲疑請令歸死於天子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愬又以祐爲六院兵馬使舊軍令舍賊謀者屠其家除其令使厚待之謀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乙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

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悵獨歡然曰此吾計也
敢死士三千人虎口余生幸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欲
以襲蔡會久雨所積水未果 吳元濟見其下數叛兵
勢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
許以不死而爲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 諸軍
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
以問宰相李逢吉等兢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
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秋七月乙卯上復謂度曰
卿真能爲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
濟表勢實窮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
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戌

以度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
慰招討處置使又以戶部侍郎崔群爲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制下度以韓弘已爲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但稱宣慰
處置使乃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
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
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
之流涕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右神武將
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膽略自銜於度度表爲都押牙
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爲卿遠貶辛
酉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王傅高承簡爲都押牙承簡崇
文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

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王戊罷楚爲中書舍人李光顏爲重胤與淮西戰癸亥敗于曹店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鎮將楚丘曹華知而爲備擊却之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鄆城爲治所甲申至鄆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潁水鎮殺三將焚芻橐而去甲寅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

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書記鄭澣至鄆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大呼而進注弩挺刃勢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壓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旻等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

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
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成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
休食乾糲整羈勒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朗山救兵
命丁士良將五百人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
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
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
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爲
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
有鵝鴨池愬令驚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
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壬申四鼓愬至城下

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鑠其城爲坎以先登壯士從之
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
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鷄鳴雪止愬入居元濟
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爲盜耳
曉當盡戮之又有一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
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
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
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
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
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
得甲庫取其器械矣西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

之城上矢如蝟毛舖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且告于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厨廐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 已卯淮西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討淮西爲人除害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洄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衆庚辰裴度遣馬總比入蔡州慰撫辛巳度建彰義軍節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橐韃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

度乃受之李愬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犇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已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

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
禁盜賊鬪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
民之樂甲申詔韓弘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
士降者皆差第以聞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
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為收葬給其家衣糧五年其
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十一月丙戌朔上御興安門受
俘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于獨柳之下初淮西之人劫於
李希烈吳少誠之威霍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
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
束以灋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
敗于激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門訊書少誠束而不

衆曰此皆公卿屬金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為
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為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曠戾
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
後克之戊子以李愬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
韓弘兼侍中李光顏烏重胤等各遷官有差 辛丑以唐
隨兵馬使李祐為神武將軍知軍事 裴度以馬總為彰
義留後癸丑發蔡州上封二劔以授梁守謙使誅吳元濟
舊將度至郾城遇之復與俱入蔡州量罪施刑不盡如詔
旨仍上疏言之 十二月壬戌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
知政事以馬總為淮西節度使 庚辰貶淮西降將董重
質為春州司戶重質為吳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

李愬奏先許重賈以不死

憲宗討溫青 李師道

唐憲宗元和元年 初李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常踈斥在外不免貧窶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不友於師道也吾年十五擁節旄自恨不知稼穡之艱難况師道復減吾數歲吾欲使之知衣食之所自來且以州縣之務付之計諸公必不察也及師古疾篤師道時知密州事好畫及鬻策師古謂判官高沐李公度曰迨吾之未亂也欲有問於子我死乎欲奉誰為帥乎二人相顧未對師古曰豈非師道乎人情誰豈薄骨肉而厚它人顧置帥不善則非徒敗軍政也且覆吾族師道為公侯子孫不務訓兵理人專習小

人賤事以為已能果堪為帥乎幸諸公審圖之閏六月壬戌朔師古薨沐公度秘不發喪潛迎師道于密州奉以為節度副使 秋八月李師道總軍務久之朝命未至師

道謀於將佐或請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灋遣使相繼奉表詣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已已以師道為平盧留後知鄆州事 冬十月壬午以平盧留後李師道為節度使

十年官軍之討吳元濟也李師道使大將將二千趣壽春欲為元濟之援又使盜攻河陰轉運院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 事見憲宗平淮蔡 夏六月癸卯盜殺武元衡 秋八月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本道人雜沓往來

吏不敢詰時淮西兵犯東畿防禦兵悉屯伊闕師道潛內兵於院中至數十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已烹牛饗士明日將發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亟追伊闕兵圍之賊衆突出防禦兵踵其後不敢迫賊出長夏門望山而遁是時都城震駭留守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指使部分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接鄧虢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爲生人皆趨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鬻鹿賊遇而奪之山棚走召其儕類且引官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故嘗爲史思明將勇悍過人爲師道謀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言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以屬圓淨圓淨以師道錢千萬陽爲治佛光寺結黨定謀約令嘉珍等竊發城中圓淨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入城助之圓淨時年八十餘捕者既得之奮錢贖其脛不能折圓淨罵曰鼠子折人脛且不能敢稱健兒乃自置其脛教使折之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黨與死者凡數千人留守防禦將二人及驛卒八人皆受其職名爲之耳目元膺鞠訾嘉珍門察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以檻車送二人詣京師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元膺上言近日藩鎮跋扈不臣有可容貸者至於師道謀屠都城燒宮闕悖逆尤甚不可不誅上以爲然而方討吳元濟絕王承宗故未暇治師道也 冬十一

月丁酉武寧節度使李愿奏敗李師道之衆時師道數遣兵攻徐州敗蕭沛數縣愿悉以步騎委都押牙溫人王智興擊破之十二月甲辰智興又破師道之衆斬首二千餘級逐北至平陰而還愿晟之子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李師道聞李光顏等拔吳元濟陵云柵而懼詐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師道檢校司空

十二年官軍之攻吳元濟也李師道募人通使於蔡察其形勢牙前虞候劉晏平應募出汴宋間潛行至蔡元濟大喜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師道屏人而問之晏平曰元濟暴兵數萬於外貼危如此而日與僕妾遊戲博弈於內晏然曾無憂色以黑觀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爲援聞之驚怒尋誣以它過杖殺之

十三年 初李師道謀逆命判官高沐與同僚郭昉李公度屢謀之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素爲師道所親信涕泣言於師道曰文會等盡誠爲尚書憂家事反爲高沐等所疾尚書奈何不憂十二州之土地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師道由是踈沐等出沐知萊州會林英入奏事令進奏吏密申師道示沐潛輸款於朝廷文會從而構之師道殺沐囚郭昉凡軍中勸師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爲高沐之黨而囚之及淮西平師道憂懼不知所爲李公度及牙將李英曇因其懼而說之使納質獻地以自贖師道從之遣使奉表請使長子入侍并獻沂密海三州上許之春正月遣

左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李師道暗弱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奴胡惟堪楊自溫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預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質與蒲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奈何無故割而獻之？今計境內之兵不下數十萬，不獻二州，不過以兵相加，若力戰不勝，獻之未晚。」師道乃大悔，欲殺李公度。幕僚賈直言謂其用事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沐冤氣所爲？若又殺公度，軍府其危哉？」乃囚之，遷李英彞於萊州。未至，縊殺之。李遜至鄆州，師道大陳兵迎之，遜盛氣正色爲陳禍福，責其決語，欲白天子。師道退，與其黨謀之，皆曰：「第許之。」它日正煩，一表解紛耳。師道乃謝曰：「鄉以父子之

秋月迫於將士之情，故遷延未遣，令重煩朝使，豈敢復有二三遜察師道非實誠歸言於上？曰：『師道頑愚反覆，恐必須用兵。』旣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賈直言冒刃諫師道者二，輿視諫者一，又畫縛載檻車，妻子係纍者以獻師道，怒囚之。五月丙申，以忠武節度使李光顏爲義成節度使，謀討師道也。以河陽都知兵馬使曹華爲棣州刺史，詔加橫海節度副使。六月丁丑，復以烏重胤領懷州刺史，鎮河陽。秋七月癸未，朔徙

李愬爲武寧節度使，乙酉下制罪狀李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兵共討之。吳元濟旣平，韓弘懼九月，自將兵擊李師道，圍曹州。冬十一月壬寅，以河陽節度

使烏重胤爲橫海節度使丁未以華州刺史令狐楚爲河陽節度使重胤以河陽精兵三千赴鎮河陽兵不樂去鄉里中道潰歸又不敢入城屯于城北將大掠令狐楚適至單騎出慰撫之與俱歸先是田弘正請自黎陽度河會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討李師道裴度曰魏博軍旣度河不可復退立須進擊方有成功旣至滑州卽仰給度支徒有供餉之勞更生觀望之勢又或與李光顏互相疑阻益至遷延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度河直指鄆州得至陽穀置營則兵勢自盛賊衆搖心矣上從之是月弘正將魏博全師自楊劉度河距鄆州四十里黎壘賊中大震 十二月戊

寅魏博義成軍迭所獲李師道都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上皆釋弗誅各付所獲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初李文會與元規皆在李師古墓下師古薨師道立元規辭去文會屬師道親黨請留元規將行謂文會曰我去身退而安全汝留必驟貴而受禍及官軍四臨平盧兵勢日蹙將士喧然皆曰高沐郭昉李存爲司空忠謀李文會姦佞殺沐囚昉存以致此禍師道不得已出文會攝登州刺史召昉存還幕府 武寧節度使李勣與平盧兵十一戰皆捷已卯晦進攻金鄉克之李師道性懦怯自官軍致討聞小敗及失城邑輒憂悸成疾由是左右皆蔽匿

不以實告金鄉兗州之要地既失之其刺史遣驛騎告急左右不爲通師道至死竟不知也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韓弘拔考城殺二千餘人丙戌師道所署沐陽令梁洞以縣降于楚州刺史李聽 壬辰武寧節度使李勣拔魚臺 丙申田弘正奏敗淄青兵於東阿殺萬餘人 丙午田弘正奏敗平盧兵於陽穀 二月

李聽襲海州克東海朐山懷仁等縣李勣敗平盧兵於沂州拔丞縣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修守備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正臣之孫也師道使之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悟務爲寬惠使士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弘正度河悟軍無備賊

又數敗或謂師道曰劉悟不修軍灋專收衆心恐有它志宜早圖之師道召悟計事欲殺之或諫曰今官軍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爲用是自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爲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署悟子從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謀密疏以白父又有諫師道者曰劉悟終爲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兵馬副使張暹令斬悟首獻之勒暹權領行營時悟方據高丘張幕置酒去營二三里二使至營密以帖授暹暹素與悟善陽與使者謀曰悟自使府還頗爲備不可忽忽暹請先往白之云司空遣使存問將士兼有賜

初請都頭速歸同受傳語如此則彼不疑乃可圖也使者
然之遲懷帖走詣悟屏人示之悟潛遣人先執二使殺之
時已向暮悟按轡徐行還營坐帳下嚴兵自衛召諸將屬
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
今司空信讒言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
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爲隨之族滅欲與
諸公卷旗束甲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
貴可圖也諸公以爲何如兵馬使趙垂棘立於衆首良久
對曰如此事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斬
之偏問其次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爲衆所
惡者凡三十餘尸於帳前餘皆股栗曰惟都頭命願盡死

乃令士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帑其使宅及
逆黨家財任自掠取有仇者報之使士卒皆飽食執兵夜
半聽鼓三聲絕即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人無
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使聽城上柝聲絕使十人
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入城門者請俟寫簡白使十人
拔刃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譟譁動地比至于
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尋縱火斧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
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知不支皆投於地悟勒兵升聽
事使捕索師道師道與二子伏廁狀下索得之悟命置牙
門外隙地使人謂曰悟奉密詔送司空歸闕然司空亦何
顏復見天子師道猶有幸生之意其子弘方仰曰事已至

此速死爲幸尋而斬之自卯至午悟乃命兩都虞候巡坊市禁掠者卽時皆定大集兵民於毬場親乘馬巡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皆入賀悟見李公度執手歎歎出賈直言於獄置之幕府悟之自陽穀還兵趨鄆也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弘正曰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爲助功成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已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弘正初得師道首疑其非直召夏後澄使識之澄熟視其面長號隕絕久之乃抱其首舐其目中塵垢復慟哭弘正爲之改容義而

貴 壬戌田弘正捷奏至乙丑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爲淄青宣撫使已巳李師道首函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爲三道使之適均以暉曹僕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上從之劉悟以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衆降者師道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武將佐更易州縣長吏謂其下曰軍府之政一切循舊目今但與諸公抱子弄孫夫復何憂上欲移悟它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曰遣使者詣悟託言

修好實觀其所爲悟多力好手搏得鄆州三日則教軍中壯士手搏與魏博使者庭觀之自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聞徐改登卽行矣何能爲哉庚午以悟爲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弘正將數道兵已至城西二里與悟相見於客亭卽受旌節馳詣滑州辟李公度李存郭昉賈直言以自隨悟素與李文會善旣得鄆州使召之未至聞將移鎮昉存謀曰文會使人敗亂淄青一道滅李司空之族萬人所共讎也不乘此際誅之田相公至務施寬大將何以雪三齊之憤怨乎乃爲悟帖遣使卽文會所至亟焚首以來使者遇文會於齊驛斬之比還悟及昉存已六無所復命矣文會二子

亡去一死於獄家貲悉爲人所掠田宅沒官詔以淄青行營副使張暹爲戎州刺史癸酉加田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先是李師道將敗數月聞風動鳥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犯者有刑弘正旣入鄆悉除苛禁縱人遊樂寒食七晝夜不禁行人或諫曰鄆人久爲寇敵今雖平人心未安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爲暴者旣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爲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戟焚倉場流矢飛書以震駭京師沮撓官軍有司督察甚嚴潼關吏至發人囊篋以索之然終不能絕及田弘正入鄆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鄉者皆吏卒受賂於

賊容其姦也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三月戊子以華州刺史馬總爲鄆曹濮等州節度使己丑以義成節度使薛平爲平盧節度淄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淄青西面行營供軍使王遂爲沂海充密等州觀察使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蕃鎮所以能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知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立令刺史領之夏四月丙寅詔諸道節度觀察鎮將防衛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

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爲患故里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秋七月丁

丑朔田弘正送殺武元衡賊王士元等十八人詔仗內京兆府御史臺編鞠之皆款服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詢之則多異同元略問其故對曰恒鄆同謀遣客刺元衡而士元等後期聞恒人事成遂竊以爲己功遠報受賞耳今自度爲罪均終不免死故承之上亦不欲復辨正悉殺之 戊寅宣武節度使韓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絹三萬金銀器千兩汴之庫廩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沂海充密

觀察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狷急無遠識時軍府草創人情未安遂專以嚴酷爲治所用杖絕大於常行者每詈將卒輒曰及虜又盛夏役士卒營中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辛卯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浴於沂水密謀作亂曰今服役觸罪亦死奮命立事亦死死於立事不猶愈乎明日常侍與監軍副使有宴軍將皆在告直兵多休息吾屬乘此際出其不意取之可以萬全四人皆以爲然約事成推弁爲留後壬辰遂方宴飲日過中弁等五人突入於直房前取弓刀徑前射副使張敦實殺之遂與監軍狼狽起走弁執遂數之以盛暑興役用刑刻暴立斬之傳聲勿驚軍弁卽自稱留後朝廷聞沂州軍亂甲辰以棣州刺史曹華爲

沂海充密觀察使

八月朝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青鄆

相扇繼變乃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給之曰開州計已有人迎候道路留後宜速發弁卽日發沂州導從尚百餘人入徐州境所在滅之其衆亦稍逃散遂加以柎械乘驢入關九月戊寅腰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王遂死朝廷以爲師道餘黨凶惡未除命曹華引棣州兵赴鎮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之使先入城慰安其餘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乃集衆而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既定令沂人皆出因闔門謂鄆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爲帥於此將

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無一得脫者門屏間赤露高丈餘久之方散

臣光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況爲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殿新造之邦用苛虐致亂王弃庸天乘釁竊發苟沂帥得人戮之易於大豕耳何必以天子詔書爲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昭昭如寇讐聚處得間則害相魚肉惟先發者爲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夫憲宗劉平僭亂幾致治平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河朔再叛

唐憲宗元和五年劉濟之討王承宗也以長子緄爲副太使掌幽州留務濟軍瀛州次子總爲瀛州刺史濟署行營都知兵馬使使屯饒陽濟有疾總與判官張玘口官成圖實謀詐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相公逗留無功已除副六使爲節度使矣明日又使人來告曰副力使旌節已至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旌節已過代州舉軍驚駭濟憤怒不知所爲殺大將素與緄厚者數十人追緄詣行營以張玘兄臯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曰玘不食渴索飲總因臯毒而進之乙卯濟薨緄行至涿州總矯以父命杖殺之遂領軍務

十三年夏四月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
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自以爲深根固
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眄之間身死家覆皆不自知此非
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
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更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
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爲公憂之總泣且拜曰聞先生
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穆宗長慶元年盧龍節度使劉總既殺其父兄心常自疑
數見父兄爲祟常於府舍飯僧數百使晝夜爲佛事每視
事退則處其中或處他室則驚悸不能寐晚年恐懼尤
亦見河南北皆從化春正月己卯奏乞置官爲僧仍乞

錢百萬緡以賞將士

三月癸丑以劉總兼侍中充天

平節度使以宣武節度使張弘靖爲盧龍節度使 乙卯
以權知京兆尹盧士玟爲瀛莫觀察使丁巳詔劉總兄弟
子姪皆除官大將僚佐亦宜超擢百姓給復一年軍士賜
錢一百萬緡 劉總奏懇乞爲僧且以其私第爲僧寺詔
賜總名大覺寺名報恩遣中使以紫僧服及天平節鉞侍
中告身并賜之惟其所擇詔未至總已削髮爲僧將士欲
遮留之總殺其唱帥者十餘人夜以印節授留後張玘遁
去及明軍中始知之玘奏總不知所在癸亥卒于定州之
境 初劉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營爲一道請除張
弘靖爲節度使平薊瀛爲一道請除平盧節度使薛平

爲節度使瀛莫爲一道請除權知京兆尹盧士玟爲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玟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伉健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克融滔之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玟領之自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輩久羈旅京師至假旬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

克融輩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及弘靖至雍容驕貴肩輿於萬衆之中燕人訝之弘靖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尚豪縱出入傳呼甚盛或夜歸燭火滿街皆燕人所不習也詔以錢百萬緡賜將士弘靖留其二十萬緡充軍府雜用雍輩復裁刻軍士糧賜緡之以瀆數以及虜詬責吏卒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皆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

秋七月甲辰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曳下欲於街中杖之河朔軍士不貫受杖不服雍以白弘靖弘靖命軍虞候繫治之

是夕士卒連營譟作亂將校不能制遂入府舍掠弘靖
貨財婦女囚弘靖於薊門館殺幕僚韋雍張宗元崔仲卿
鄭垣都虞候劉操押牙張抱元明日軍士稍稍自悔悉詣
館謝弘靖請改心事之凡三請弘靖不應軍士乃相謂曰
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軍中豈可一日無帥乃相與迎舊
將朱泚奉以爲留後泚克融之父也時以疾廢卧家自辭
老病請使克融爲之衆從之衆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
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衆共殺之 甲寅幽州監軍奏
軍亂丁巳張弘靖爲賓客分司已未再受吉州刺史庚
申以昭義節度使劉悟爲盧龍節度使悟以朱克融方彊
奏請且授克融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爲昭義節度使

初田弘正受詔鎮成德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乃
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以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戶
部侍郎判度支崔俊性剛褊無遠慮以爲魏鎮各自有兵
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俊
爲之孫也弘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十人競
爲侈靡日費約二十萬弘正蓄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
道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緡賜成德軍度支輦運
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本回鶻阿布布
思種也性果悍陰狡僭謀作亂每挾其細故以激怒之尚
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壬戌庭湊結牙兵譟於府署
殺弘正及僚佐元從將吏并家屬二百餘人庭湊自稱留

後逼監軍宋惟澄奏求節鉞八月癸巳惟澄以聞朝廷震
駭崔俊於崔植爲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初朝廷易
置魏鎮帥臣左金吾將軍楊元卿上言以爲非便又詣宰
相深陳利害及鎮州亂上賜元卿白玉帶辛未以元卿爲
涇原節度使瀛冀將士家屬多在幽州壬申莫州都虞候
張良佐潛引朱克融兵入城刺史吳暉不知所在癸酉王
庭湊遣人殺冀州刺史王進安分兵據其州魏博節度使
李愬聞田弘正遇害素服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
至今安寧宮樂者田公之力也公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
輕魏以爲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
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魏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

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百又以之平蔡今以授公努
力剪庭湊元翼以劍帶徇于軍愬曰願盡死愬將出兵會
疾作不果元翼趙州人也乙亥起復前涇原節度使田
爲魏博節度使令乘驛之鎮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
曰吾不還矣悉屏去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
髮徒跣號哭而入居于聖室月德子緝一無所取賣舊產
得錢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元事之丙子瀛州
軍亂執觀察使盧士玟及監軍僚佐送幽州囚於客館王
庭湊遣其將王立攻深州不克丁丑詔魏博橫海昭義河
東義武諸軍各出兵臨成德之境若王庭湊執迷不復宜
卽進討成德大將王儉等五人謀殺王庭湊事泄并部兵

三千人皆死已卯以深州刺史牛元翼爲深冀節度使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溫造爲起居舍人克鎮州四面諸軍宣慰使歷澤潞河東魏博橫海深冀易定等道諭以軍期造大雅之五世孫也已丑以裴度爲幽鎮兩道招撫使癸巳王庭湊引幽州兵圍深州 九月壬子朱克融焚掠易州涑水遂城蒲城 冬十月以裴度爲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左領軍大將軍杜叔良以善事權倖得進時幽鎮兵勢方盛諸道兵未敢進上欲功速成宦官薦叔良以爲深州諸道行營節度使以牛元翼爲成德節度使 丁丑裴度自將兵出承天軍故關以討王庭湊 朱克融遣兵寇蔚州 戊寅王庭湊遣兵寇吳州 已卯易州刺史

柳公濟敗幽州兵於白石嶺殺千餘人 庚辰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敗成德兵於饒陽 辛巳魏博節度使田布將全軍三萬人討王庭湊屯於南宮之南拔其二柵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由是有寵於上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靈之狀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祗亂山東禁闥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闥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今

文武百僚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獎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倖亦無讎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惡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迺遣口舌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此若輩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輩少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儻然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

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癸未以弘簡爲弓箭庫使植爲工部侍郎植雖解幹林恩遇如故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諸軍倚重胤獨當幽鎮東南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丙戌以杜叔良爲橫海節度使徙重胤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十一月辛酉淄青節度使薛平奏突將馬廷珣作亂伏誅時幽鎮兵攻棣州平遣大將李叔佐將兵救之刺史王稷供饋稍薄軍士怨怒宵潰推廷珣爲主行且收兵至七千餘人徑逼青州城中兵少不敵平悉發府庫及家財召募得精兵二千人逆戰大破之斬廷珣其黨死者數千人橫海節度使杜叔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遇敵輒北

鎮人知其無勇常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監軍謝良通奏叔良大敗於博野死亡七千餘人叔良脫身還營喪其旌節
丁丑義武節度使陳楚奏敗朱克融兵於望都及北平
斬獲萬餘人 戊寅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爲忠武節度
使兼深州行營節度使代杜叔良將自憲宗征伐四方國
用已虛上卽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
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
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
之乙酉以朱克融爲平盧節度使 戊子義武奏破莫州
青源等三柵斬獲千餘人

二年春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有

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謀知之他
日僞遣人爲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內之賊衆隨之遂
陷弓高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以爲自幽鎮逆
命朝廷徵諸道兵計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
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饑窮日急
蓋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朝廷賞
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衄者不聞得罪旣
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望請令李光顏將諸
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令下博諸軍
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
職四面壓境觀變而動若乘虛得便卽令同力剪除若戰

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又請詔光顏選諸道兵精銳者留之其餘不可用者悉遣歸本道自守土疆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今既祇留東西二師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衆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讎今領全師出界供給度數月已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在其由聞魏博一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況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近二十八萬緡若更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若兩道止共留兵六萬所費無多既易支持自然豐足一事事宜日急其間變故遠不可知苟兵

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況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斂率不許卽用度交關盡許則人心無懼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疏奏不省已亥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至下博盡爲成德兵所掠時諸軍匱乏供軍院所運衣糧往往不得至院在塗爲諸軍邀奪其懸軍深入者皆凍餒無所得初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屢稱薦至右職及爲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爲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奚人也世爲魏將魏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固搖心布以魏兵討鎮軍于南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惰無鬪志又屬大雪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

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給朝廷今尚書刮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尚書瘠已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憲誠陰蓄異志因衆心不悅離間鼓扇之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庚子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壬寅至魏州癸卯布召諸將議出兵諸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具其狀略曰臣觀衆意終背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卽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然者義士忠臣皆爲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慕僚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誠聞布已死乃諭其衆

遵河北舊事衆悅擁憲誠還魏奉爲留後戊申魏州奏布自殺已酉以憲誠爲魏博節度使憲誠雖喜得旌鉞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簡爲橫海節度使日簡乃成德牙將也壬子貶杜叔良爲歸州刺史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而已軍士自采薪芻日給不過陳米一勺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甲子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軍中將士官爵皆復其舊以兵部侍郎韓愈爲宣慰使上之初卽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

兵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士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少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_{庭湊}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

布朝廷不能討_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朱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及盧士玫丙寅以干元翼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左神策行營樂壽鎮兵馬使清河傳良弼爲沂州刺史以瀛州博野鎮遏使李寰爲沂州刺史良弼寰所戍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脅良弼寰不從各以其衆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丙子賜橫海節度使王日簡姓名爲李全略癸未加李光顏橫海節度使滄景觀察使其忠武深州行營節度如故以橫海節度使李全略爲德棣節度使時朝廷以光顏懸軍深入饋運難通故割滄景以隸之王庭湊雖受旌節不解深州之圍丙戌以知制誥東陽

馮宿爲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權知留後仍遣中使入深州
督牛元翼赴鎮裴度亦與幽鎮書責以大義朱克融卽解
圍去王庭湊雖引兵少退猶守之不去元稹怨裴度欲解
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丁亥以度爲司空東都
畝守平章事如故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
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以靈武節度
使李聽爲河東節度使 三月丙午加朱克融王庭湊

檢校工部尚書上聞其解深州之圍故褒之然庭湊之兵
實猶在深州城下韓愈旣行衆皆危之詔愈至境更觀事
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美我遂徃至鎮庭湊拔刃
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

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
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
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
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遠
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仕宦
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在孩提皆爲美官王
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爲節度使劉悟李祐令皆爲節
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
郎來欲使庭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
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
曰卽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十騎突

圍出深州大將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久堅守殺平等將使百八十餘人 戊申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無

功 李光顏所將兵聞當留滄景皆大呼西走光顏不能制因驚懼成疾已酉上表固辭橫海節乞歸許州許之

壬子以裴度爲淮西節度使餘如故 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戊午制留度輔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播同平章事代度鎮淮南仍兼諸道鹽鐵轉運使 李寰帥其衆三千出博野王庭湊遣兵追之寰與戰殺三百餘人庭湊兵乃還餘衆二千猶固守博野上復以德棣節度使李全略爲橫海節度使 夏四月甲戌以傅良弼李寰爲神策都知兵馬使司王庭湊之圍牛元

翼也和王傳于方欲以奇策于進言於元稹請遣客王昭于友明間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僞出告貞二十通令以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當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爲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左神策告其事五月丁巳詔左僕射韓臯等勸之 戊午幽州節度使朱克融進馬萬匹羊十萬口而表云先請其直克犒賞三司按于方刺裴度事皆無驗六月甲子度及元稹皆罷相度爲右僕射稹爲同州刺史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諫官上言裴度無罪不當免相元稹與于方爲邪謀責之大輕上不得已壬申削稹長春宮使

三年夏五月丙子以晉慈二州爲保義軍以觀察使李寰爲節度使

秋八月以左僕射裴度爲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兼平章事李逢吉惡度右補闕張又新等附逢吉競流謗毀傷度竟出之

四年初牛元翼在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與聞元翼薨甲子盡殺之

夏六月上聞王庭湊屠牛元翼家歎宰輔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因上疏言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朝筭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它術順人則理遲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公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

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嘗爲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上曰何至是邪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丙申加度同平章事

冬十二月庚寅加天平節度使烏重胤同平章

事敬宗寶曆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二月丁未以度爲司空同平章事

自卽位以來欲幸東都

今度支員外郎盧貞稜視修東都宮闕會朱克融王庭湊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三月丁亥敕以修東都煩擾罷之召盧貞還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爲踈惡執留敕使又奏當道今歲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臨處其將士春衣從來非朝廷徵發皆本道自備朕不愛數十萬匹物但

紫無此例不可獨與范陽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已令所在排比供擬彼得此詔必倉黃失圖若且示含容則云修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橫海節度使李全略薨其子副大使同捷擅領留後重賂鄰道以求承繼夏五月幽州軍亂殺朱克融及其子延齡

軍中立其少子延嗣主軍務

秋八月朱延嗣旣得幽

州雪用其人都知兵馬使李載義與弟牙內兵馬使載寧共殺延嗣并屠其家三百餘人載義權知留後九月數延嗣之罪以聞載義承乾之後也庚申魏博節度使史憲

誠妄奏李同捷爲軍士所逐走歸本道請東身歸朝尋奏

同捷復歸滄州

冬十月己亥以李載義爲盧龍節度

使

文宗太和元年春二月李同捷擅據滄景朝廷經歲不問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三月壬戌朔遣堂書記崔從長奉表與其弟同志同巽俱入見詔遵朝旨 夏五月

丙子以天平節度使烏重胤爲橫海節度使以前橫海節度副使李同捷爲兗海節度使朝廷猶慮河南北節度使構扇同捷使拒命乃加魏博史憲誠同平章事丁丑加盧龍李載義平盧康志陸成德王庭湊檢校官 秋七月

李同捷託爲將士所留不受詔乙酉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奏請將本軍三萬人自備五月糧以討同捷許之八月庚

子削同捷官爵命烏重胤王智興康志睦史憲誠李載義與義成節度使李聽義武節度使張播各帥本軍討之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鎮戊午李載義執其姪并所賂獻之史憲誠與李全略爲昏姻及同捷叛密以糧助之裴度不知其所爲調憲誠無二心憲誠遣親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爲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王庭湊爲同捷求節鉞不獲乃助之爲亂出兵境上以撓魏師又遣使厚賂沙陀酋長朱邪執宜欲與之連兵執宜拒不受冬十月天平橫海節度使烏重胤擊同捷屢破之十一月丙寅重胤薨庚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寰爲橫

海節度使從王智興之請也 十二月庚戌加王智興同平章事

二年春三月己卯王智興攻棣州焚其三門 閏月丙戌朔史憲誠奏遣其子副大使唐都知兵馬使开志紹將兵二萬五千趣德州討李同捷時憲誠欲助同捷唐泣諫且請發兵討之憲誠不能違 夏六月王庭湊陰以兵及塩糧助李同捷上欲討之秋七月甲辰詔中書集百官議其事宰相以下莫敢違衛尉卿殷侑獨以爲庭湊雖附凶徒事未甚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已巳下詔罪狀庭湊命鄰道各嚴兵守備聽其自新 九月丁亥王智興奏拔

棣州 李懷自營引兵赴鎮不戢士卒所過殘暴至則

擁兵不進但坐索供饋庚寅以懷爲夏綬節度使 甲午詔削奪王庭湊官爵命諸軍四面進討 加王智興守司徒以前夏綬節度使傳良弼爲橫海節度使 冬十月魏博敗橫海兵於平原遂拔之 十一月癸未朔易定節度使柳公濟奏攻李同捷堅固寨拔之又破其兵於寨東時河南北諸軍討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爲之耗弊 傳良弼至陝西薨乙酉以左金吾大將軍李祐爲橫海節度使 十二月丁巳王智興奏兵馬使李君謀將兵濟河破無棣壬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薨 李同捷軍勢日蹙王庭湊不能救乃遣人說魏博大將开志紹使殺史憲誠父

子取魏博志紹遂作亂引所部兵二萬人還逼魏州丁丑命諫議大夫柏耆宣慰魏博且發義成河陽兵以討志紹辛巳史憲誠奏開志紹兵屯永濟告急求援詔義成節度使李聽帥滄州行營諸軍以討志紹

三年春正月開志紹與成德合兵掠貝州義成行營兵三千人先屯齊州使之禹城中道潰叛橫海節度使李祐討誅之李聽史唐合兵擊開志紹破之志紹將其種五千犇鎮州李載義奏攻滄州長蘆拔之甲辰昭義奏開志紹餘衆萬五千人詣本道降真之沼州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行營兵擊李同捷破之進攻德州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具于唐勸之入朝丙寅憲誠使唐

奉表請入朝且請以所管聽命夏四月戊辰李載義奏攻滄州破其羅城李祐拔德州城中將三千餘人犇鎮州李同捷與祐書請降祐并奏書諫議大夫柏耆受詔宣慰行營好張大聲勢以威制將諸將已惡之矣及李同捷請降於祐祐遣大將萬洪守滄州耆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取同捷及其家屬詣京師乙亥至將陵或言王庭湊欲奇兵篡同捷乃斬同捷傳首滄景悉平五月惠寅加李載義同平章事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僅能下之而柏耆徑入城取爲已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列辛卯貶耆爲循州司戶李祐尋薨壬寅攝魏博副使史唐奏改名孝章六月丙辰詔鎮州四

面行營各歸本道休息但務保境勿相往來惟庭湊或效順爲達表章餘皆勿受 辛酉以史憲誠爲兼侍中河中節度使以李聽兼魏博節度使分相衛澶三州以史孝章爲節度使 初李祐聞柏耆殺萬洪大驚疾遂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癸酉賜耆自盡 河東節度使李程奏得王庭湊書請納景州又奏開志紹自縊 上遣中使賜史憲誠旌節癸酉至魏州時李聽自貝州還軍館陶遷延未進憲誠竭府庫以治行將士怒甲戌軍亂殺憲誠奉牙內都知兵馬使靈武何進滔知留後李聽進至魏州進滔拒之不得入秋七月進滔出兵擊李聽聽不爲備大敗潰走晝夜兼行趣淺口失亡過半輜重器械盡棄之昭義兵救之聽僅而得免歸于滑臺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朝廷厭苦之八月壬子以進滔爲魏博節度使復以相衛澶三州歸之 滄州承喪亂之餘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戶口存者什無三四癸丑以衛尉卿殷侑爲齊德滄景節度使侑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撫百姓勸之耕桑流散者稍稍復業先是本軍三萬大皆仰給度支侑至一年租稅自能贍其半二年請悉罷度支給賜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 王庭湊因鄰道微露請服之意壬申赦庭湊及將士復其官爵

四年夏四月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未以度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

五年春正月庚申盧龍監軍奏李載義與敕使宴於毬場後院副兵馬使楊志誠與其徒呼譟作亂載義與子正元奔易州志誠又殺莫州刺史張慶初上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載義自易州赴京師上以載義自平滄景之功且事朝廷恭順二月壬辰以載義爲太保同平章事如故以楊志誠爲盧龍留後

臣光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羣臣之不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制

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天子之於天下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彊而輔弱撫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載義藩屏大臣有功於國無罪而志誠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無所問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則是將帥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奚爲哉國家之有方鎮豈重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夏四月己丑以李載義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志誠爲幽州節度使

七年春二月癸亥加盧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楊志誠

檢校吏部尚書進奏官徐迪詣宰相言軍中不識朝廷之制唯知尚書改僕射爲遷不知工部改吏部爲美敕使往恐不得出辭氣甚慢宰相不以爲意 三月楊志誠怒

不得僕射留官告使魏寶義并春衣使焦奉鸞送交契丹使尹士恭甲午遣牙將王文頴來謝恩并讓官丙申復以告身并批荅賜之文頴不受而去 夏六月乙巳以山

南西道節度使李載義爲河東節度使 秋八月壬寅

加幽州節度使楊志誠檢校右僕射仍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爲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

爲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爲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當畱恩澤以奉養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藉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患尤爲帥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梓豈暇異略雖有患尤爲帥

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能柄統輕重制節表裏聖堯神謨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天奏章曰天下力彊矣請擣四夷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端犇矢往內無一人矣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率皆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致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

得之其彊傑懷悖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箠口歛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都得都四覆所治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憂割生人略市天下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又作戰論以爲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刃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不可它使

是一支兵去矣六鎮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落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盡剽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戎是四支財去矣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安奉私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足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此不盡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

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出死勤於我矣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回視刀銘氣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專恩臣敕使迭來揮之堂然將陳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羊悞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又作守論以爲今之議者咸曰夫偃彊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衝策高位美爵克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

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別待之貸以法度於是乎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亂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彊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昌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傾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存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爲

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爭而隨之是以教答於家刑罰於國征戰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上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末戒之哉又注孫子爲之序以爲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白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爲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爲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歷觀自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

者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
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相言指縱者人也獲免者大
也此其是也彼爲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
居其位可也

八年冬十月辛巳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及監軍李
懷件推兵馬使史元忠主留務 楊志誠過太原李載義
自歐擊欲殺之幕僚諫救得免殺其妻子及從行將卒朝
廷以載義有功不問載義毋死葬幽州志誠發取其財載
義奏乞取志誠心以祭毋不許 十一月史元忠獻楊
志誠所造袞衣及諸僭物丁卯流志誠於嶺南道殺之
十二月癸未以史元忠爲盧龍留後

九年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爲成德節度使
辰以史元忠爲盧龍節度使

三月

